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docu 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十叶野闻

林森著

中华书局

#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

## 出版说明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规划的大型史料丛刊之一种。限于当时条件,《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只出版了少数品种,后归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近代史料的整理亟待加强,为满足学术界研究之急需,为更广大的文史爱好者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世社会的真实面貌,《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现予以恢复出版。

恢复出版后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在原有规划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

一、所收史料的时间断限,上至 1840 年鸦片战争发生,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二、考虑到近代史料的丰富多彩,本丛刊除收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

择性的辑录。

三、本丛刊所收史料，以一种或数种为一册，尽量保持其原貌，在每种史料前，均由整理者撰写说明文字一则，指明史料来源、版本情况及内容提要。

四、本丛刊所收史料无分段和标点者，均由整理者按文意分段，并施加标点；原著明显错误予以径改；残缺字以□代之，错字、别字、衍字（文）、文字颠倒，改正处加〔 〕；佚文增补文字加【 】,以示区别。

五、为方便使用，整理者对史料中出现的纪事异同、文字具有特殊含义者，均加简注。

我们希冀通过《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汇集一批反映中国近代历史方方面面的史料，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在史料收集、编辑整理上日臻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7年3月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整理说明

《十叶野闻》的著者许指严，号甦庵，笔名不才。江苏武进县人，生年不详，卒于1923年。他因为子女众多，又不善逢迎，所以经济困窘。除了教书，还须卖文，“终日伏案犹不足以维持生活”，潦倒半生。病死上海，身后萧条，几不成殓。

许指严精于旧学，尤娴清代掌故，善于以短事衍成长篇。据《十叶野闻》自叙：“髫幼趋庭，即嗜故事，街谈巷议，敝帚自珍。”著有《南巡秘纪》正、补编，《不才说觚》，《清史拾遗》，《新华秘记》，《十叶野闻》，《复辟半月记》，《民国十周纪事本末》，《三海秘录》等十余种。

《十叶野闻》1917年由上海国华书局首次刊印。原书共四十三节，十余万言，事涉清代十世掌故，内容庞杂。此次刊印，着重于近代部分，并删去其中内容荒诞不经者。

本书用不少笔墨，揭露了清朝官场的种种黑幕。如对慈禧的擅权和奢侈，太监李莲英的骄倨婪索，庆亲王奕劻的卖官鬻爵及其他贪官酷吏的劣迹，等等，冷嘲热讽，跃然纸上。

本书叙事生动,但个别事件重复叙述,甚至前后矛盾。如写同治帝“实染梅毒,故死时头发尽落也”,而在另一处则说“以痘疾竟致不起,人传为花柳病者实非也”。再如,本书记有在“醇王府伐树,有蛇飞出”,而在作者另一部著作《三海秘录》中地点则记为“瀛台东”;“或曰在醇王邸中伐树,有蛇飞出,殆传闻之讹也”。恐怕是因作者所依据的传闻不同,且有闻必录,不加考证。

本书由张国英据 1920 年第四版校点整理。原本有不少错别字、漏字,如郎世宁误为祁世宁、圣祖误为世祖、载淇误为载洪、后妃薨误为后妃毙、微山湖误为微小湖、红烛误为红独、宾相误为摈相、得寸进尺误为得寸得尺,凡此种种,均予以校正。

# 目 录

整理说明 .....	1
自叙 .....	1
拾明珠相国秘事 .....	3
和珅轶事 .....	8
香厂惊艳 .....	16
礼部堂议和 .....	18
林夫人书 .....	20
圆明园修复议 .....	22
孝贞后 .....	29
阎文介方正 .....	38
四春琐谭五则 .....	40
垂帘波影录 .....	49
崔李两总管 .....	66

昌寿公主 .....	74
清末雀戏 .....	80
瓦将军试金台书院 .....	85
肃顺狱异闻 .....	89
刚愎自用 .....	92
毓屠户 .....	97
寇太监 .....	107
端王与溥儁 .....	110
荣禄与袁世凯 .....	113
控鹤珍闻 .....	122
瀛台起居注 .....	138
老庆记公司 .....	145
倚翠偎红 .....	151
某福晋 .....	154
磨盾秘闻 .....	156
小德张 .....	174
春阿氏案 .....	175
贺昌运 .....	178
吏部鬻官案 .....	179
流星有声 .....	181



## 自叙

予既为《南巡秘纪》前后编之撰述，以囿于乾隆一世，未总也，乃就清代十世掌故，而先最录其简隽佚宕者，自为一编，曰《十叶野闻》，都十余万言。今以版权归之上海国华书局，且弁以言。予惟晋唐小说，自《西京杂记》、《汉武内传》、《飞燕外传》以降，作者项背相望，顾皆断代列人，专举一事，各为篇幅，即亦杂载数朝，错综参伍，而支离琐碎，罕睹首尾。盖未有荟萃十纪，综甄九流，网三百年之散失，蔚十万言之大观者。予生也晚，未获追随掌故文学诸先生之后，而髫幼趋庭，即嗜故事，街谈巷议，敝帚自珍，比长而征文考献，粗有端绪。际会政变，故家遗老，日以凋零。承明金马著作之庭，耳目不属，觚稜梦远，徒怀建始之年，霓羽歌残，谁说天宝之事。时物变矣，予之志亦荒矣。乃复掇拾丛残，纂订燕语，不忘数典，殊笑大方。未能免俗，聊复尔尔。若夫河汾大师，令狐旧史，貽雕虫之一哂，敢颡颥而抗颜。亦惟曰，此子好事者流，道听途说者之所为，然亦勿绝也。予岂沾沾自喜此哉。盖老

人遗爱，童心可觅，三十年前豆棚夜话，历历如在耳矣。南巡遗事，不少铺陈，红羊轶闻，尚多粉饰，犹此志耳。追为此册，聊补蹉跎。

民国六年六月昆陵甦庵叙于宣南寓次

## 拾明珠相国秘事

康熙帝性英明而兼果断，故能以冲年亲政，不动声色，诛巨奸鳌拜。于是三十年中，文治武功，经营不遗余力，四方底定，大勋告集，实清代之大有为者。迨春秋既高，尊荣太甚，精爽渐丧，百弊萌生，于是内而庶孽争权，宫廷树敌，外而奸谀弄柄，佞壬纷来，复非初日清明气象矣。其时，招权纳贿，与青宫相倚庇者，实为大学士明珠。明珠本皇室懿亲，狡黠善伺帝意，由部曹末秩，不十年而晋位宰辅，可谓幸矣。顾以圣祖英明，未烛其奸，其奢侈骄横，即在满臣中，亦不多见。而圣祖方以俭德为天下先，独优容不之问，抑何其术之工也。相传康熙帝喜读儒书及古今秘籍，又好天文算术，满臣中莫有与之赅同调者，惟明珠能深窥其蕴。于是因逢迎之智，开汲引之门，广延海内文艺博洽之士，奇异罕见之书，特设一储材馆于私邸。馆中复置藏书楼，不惜重金，搜致秘籍。东南

藏书之家，贫不能自存，则奔走门下，如愿以偿。文人少有才艺称誉，百计奉为上客，所欲无不力致，故昆山徐氏等皆阴获其援引，其余弹铗之客，不可胜计。每中秘有所考问，一旨甫下，幕客争相条对，纸笔纷纷如雪花四舞，以故奏对无不称旨。其子纳兰容若等，常得与文人学士游宴，上下其议论，文采斐然，为曼珠世家所绝鲜。圣祖之宠幸，盖有由来也。康熙朝文臣之受优礼者，莫如张英、魏裔介等，明珠皆倾心与之结纳。其时方奉勅编撰《字典》及《子史精华》、《佩文韵府》。明珠每入修书馆，必使人辇金巨万，遇文字之佳妙，誊写之工秀者，皆分赐之，多寡无所吝，以是寒峻争感纫。其姿性本颖慧，初不识汉字，后与文人往还，居然能作书札，且吟哦成句矣。一日，圣祖问：“尔好钻研风雅，亦知《庄子·逍遥游》是何命意？何谓《南华·秋水》？”明珠不能对，乃奏：“臣近日驰思案牍，昏冒不学已久，容臣取书读之，明日恭对。”圣祖笑而颌之。明日，袖呈条对，文词斐亶，节奏详明，居然文学大家矣。圣祖问何人所拟，明珠不敢隐，举其人以对，则徐健庵也。圣祖笑曰：“尔纨绔，敢与状元公交好乎？尔试为朕面解其义，毋为人笑没字碑也。”明珠历陈意义，颇觉未误。圣祖曰：“此亦可谓难得矣。”遂将御制诗文赐之曰：“尔及身虽不复能博通，然以此昭示子孙，毋使再受金玉败絮之消也。”明珠退，遂增聘老儒数人，专教其子揣摩御制笔法。其后容若等俱以诗文鸣禁中。

初，明珠为固宠持禄计，闻圣祖宫中欲选良家闺秀为女官，以充典签、校书等职，而限于满汉之界。满人女子多不娴文学，无可当选者，乃异想天开，密遣使往苏杭间，购小家碧玉未成年者，至邸中，先教以言语，次授之各种学艺，以备进献。其女皆美丽而天足，并欲使冒为满旗贵族也。其事绝秘，虽家人不与知，所知者惟一二心腹而已。其夫人早卒，以妾代之，悍妒有力，明珠颇畏焉。或告之曰：“相国谋署外室，城西别墅中，粉黛殆以百数，三十六宫都是春也。”夫人觐之，信，怒甚，曰：“予必尽杀之，固不使相国知。”先是，别墅所购待年之姬，分科习文艺，宛若学校者然，如书史、诗词、歌曲、音乐、奕棋、绘画、雕刻、女红、游戏等，各占门类，习一艺成，以次递习。有老儒，杭人，博通书史，兼擅诗词歌曲。相国聘之以教诸姬。老儒仅知为相国之待年宠也。所教为及笄女子三，曰新梅，曰娇杏，曰菡桃，若姊妹花然。菡桃尤聪慧，年仅织素耳。老儒怜之，独教之古列女节孝贞烈事。菡桃慨然欲自振拔，顾念身世，辄为之泪下，然技艺之精进，突过侪辈，偶见即能仿效，诗词出语有天然韵致，非人力所能为也。老儒誉不置，而娇杏颇妒之。院制，每女子三，必有一老妇管理其起居饮食，凡师教外，督责之事皆属焉。娇杏嫉菡桃之能，辄短之于老姆。菡桃承若儒教，慷慨尚气节，不肯谄事老姆，且以己所处地位，无异娼妓，永无拨云见天之日，故觉生趣顿减，而怨愤之词，或见于词色，于是老姆亦厌恶之矣。一日，

会时节，闻夫人来园中游遨，诸老妇大惊，知必有祸，乃匿其驯扰心爱之姬，而率倔强者出迎，意谓夫人若加凌辱，此辈固无足惜耳。无何，夫人至，颇和蔼无怒容，既遍阅诸姬，乃命膳夫设宴，以享群花，且命醉饱，勿惧。既而命诸老妇善事诸姬，率婢媪登车去。蒨桃既入课斋，老儒见其双颊微酡，问所以饮食者，蒨桃具以告，且曰：“夫人固有礼，但未知肯释放吾辈否？儿已微露求请意矣。”老儒色然曰：“危战！此岂尔求请时耶！”蒨桃曰：“何谓？”老儒曰：“夫人之有礼，于理为常，未可深信，恐其城府甚深，蕴毒亦愈厚耳。且虽不愿尔辈在此，亦岂愿尔辈安然他适，享太平之幸福？而尔骤露求请之意，彼知尔之不易驯服，必设计更速。惜哉，尔之不习世故也！”蒨桃闻言，自悔性躁，伏案痛哭。老儒慰解之。新梅最长厚，争来解劝，娇杏则不知所之矣。未几，蒨桃腹痛，自归寢室。比晚，新梅走告老儒曰：“蒨妹死矣。凡侍夫人饮者十六人，中有六人得赐酒，赐酒者皆毙。噫！殆酒中有毒耶？”老儒叹曰：“吾知头角峥嵘之为害速也，但尔辈亦不能免，娇杏何如？”新梅曰：“娇妹方鼓掌称乐。”老儒曰：“妇人之妒，一至此耶？虽然，舐糠及米，彼自不知死期之将至，何乐之有？”新梅惧甚，齿为之战，踞地求老儒援救。老儒曰：“吾姑试之，未知有效否。”新梅称谢去。老儒乃函致其徒为显宦者，言于相国求去。相国知有异，遣人引老儒至密室，询所以求去之故。老儒以前事告。相国惊曰：“吾固不知，此禁齋也，奈何

夫人贻误若是！”老儒从容曰：“与其死之，不若生之。”相国颇首肯，乃命人稽园中人数，将下赦令，夫人已知之，争先驰往，命缚色美者别置一室，而驱其中姿以下者。新梅朴讷无华，竟得漏网。因感老儒惠，辗转访得其寓所，愿作奴婢以报。老儒乃纳为子妇焉。而相国献姬之事亦遂寝。

## 和珅轶事

乾隆盛时，以和相之招权纳贿，致人民感生计艰难之苦痛，而教匪以起，清运遂衰，人咸知之。其贿额至以亿兆计，可谓极矣。顾其贪婪之性，不独施之于下，抑且敢试之于上，高宗竟不之问，养成此贪饕之性，良有由也。当其恃宠而骄，视宫禁之物，如取家珍，见所爱者，即携之而去。高宗即知之，亦不根究，然诸臣咸知之，且嘉王衔之甚。及诛，谕旨中特提谓其私取大内宝物，盖指实事也。初，孙文靖士毅者，自征越南还京，入宫朝觐，方待漏禁门下，适和珅亦至。文靖方手持一物把玩，珅前问曰：“公辛苦远来，必有奇珍，足广眼界，今手中所持者果何物耶？”文靖曰：“鼻烟壶耳。”索视之，则明珠一颗，巨如雀卵，雕刻而成，不假他饰者也。珅且说且赞，不绝于口。文靖将取还，珅率然曰：“以此相惠可乎？”文靖大窘，曰：“昨已奏闻矣，少选即当呈进，公虽欲之，势难两



全,奈何?”珣微哂曰:“相戏耳,何见小如是。”文靖谢之,亦无他言。阅数日,复相遇于直庐,和欣欣有喜色,视文靖而笑。文靖以为和挟前嫌,笑不可测也。方竭意周旋,和乃低语曰:“昨亦得珠一颗,今以示公,未知视公所进御者如何?”语次,出珠壶示文靖。文靖谛审之,与所进者色泽花纹无毫发异点,其为即前日物毋疑。文靖以为必上所赐,敬以奉还,不敢问也。后于左右近臣中询之,绝无赏赉之事。某监乃言彼和相者,出入禁廷,遇所喜之物,则径携之以出,不复关白上,上亦不过问也。盖是时天下安富,贡献繁多,上不能一一视及,是以不复记忆,故往往数月后,则并此物之名而忘之矣,况和珣所为,辄不详究,似较此区区,转为见吝也者,故和得肆其盗窃也。又宫中列殿陈设,中有碧玉盘径尺许,上所最爱。一日,为七阿哥失手碎之,大惧,无可为计。其弟成亲王曰:“盍谋诸和相,必有所以策之。”于是同诣珣述其事,珣故为难色,曰:“此物岂人间所有,吾其奈之何?”七阿哥益惧,哭失声。成邸知珣意所在,因招珣至僻处,耳语良久,珣乃许之,谓七阿哥曰:“姑归而谋之,成否未可必,明日当于某处相见也。”及期往,珣已先在,出一盘相示,色泽佳润,尚在所碎者上,而径乃至尺五寸许。成邸兄弟咸谢珣不置,乃知四方进御之物,上者悉入珣第,次者乃入宫也。彼恐漏泄秘密,故难七阿哥之请,而成亲王耳语中,有与彼特别交换条件,始获慷慨解囊。珣处处弄权可见。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珮晚年好色，讽其党广征苏杭间色伎或小家碧玉，以充下陈。其尤嬖者则富贵共亲戚故旧，亦所不吝也。杭有老儒，设馆于乡僻，每出游或返家，必过一酒肆，辄入沽饮。一日，又过之，则肆门半掩，内有哭声。入觐之，则当垆女号咷不已，其傍则赫然老父之尸，盖肆主死矣。家贫，几无以为殮，故女哭之哀。老儒心恻然，出谓众邻曰：“此亦长者，奈何坐视其丧而不助？今吾愿捐馆谷金之半，以尽故人之谊，众邻其亦量力出资可乎？”于是众见老儒好义，亦为之感动，不崇朝而殮资葬费均足，且留有余为女养贍之资，更嘱乡之长者为女择配以嫁之。盖肆主鰥独，仅此曙后星孤耳。既葬，老儒亦归。明年，就馆他邑，遂不复过其处，亦不复忆前事矣。又数年，偶失馆，家居岁暮，侘傺无聊，室人交谪，至愤懣不克容身，因避居友人家。忽家中遣急足至，云有贵官相召，国家大事不容缓，请主公速去。老儒不得已，随之归，则邑宰及一显者俱在堂上，且执礼恭甚。老儒大骇曰：“诸大人得毋误耶？仆向无出乡之誉，且亲友中亦鲜厚禄者，安得劳二公枉驾？”邑宰曰：“非也，大使銜和相国命，特致敬贐礼，迎老先生往京师，此必中堂特达之知也。卑职敬効鞭弭之劳，敢不拜于堂下。”老儒谦不敢当，乃辞曰：“仆与和中堂素昧生平，岂敢昧膺上荐。”邑宰曰：“中堂自有特识，愿老先生束装就道，幸勿固辞。今特致中堂厚意，敬献聘金千，贍家费五百，程仪三百，车马已具，请老先生即日行。”老儒曰：“吾闻京师

甚远，去当以何日到？”邑宰曰：“杭至北京，约三千余里，此间已派员伴送，又兵役若干，保护至为周密，一切琐事，先生可不劳过问也。”老儒曰：“容吾缓一日行，商定即复，何如？”邑宰不得已，乃叮咛相约而去。老儒以问妻，妻曰：“正患无以为生，老运至矣，奈何不往？”老儒乃北行入都。至则入相府，势焰赫奕，往来鲜衣俊仆如织。导者引坐听事中，陈设雅丽，目所未经。闻仆者相传语，皆言某夫人即出见，而不及相公。老儒益疑，骇彼相公礼贤，岂妇人为政耶？有顷，仆入言某夫人至矣。果闻环佩声自远而近，香风拂处，一丽人招展入室，侍儿三五，挟红氍毹敷地，倒身四拜，口称义父。老儒瞠目不能语。丽人知其骇异，因婉语曰：“义父不忆某村酒家女耶？捐金葬父，感同刺骨，儿所以得有今日者，皆义父之赐也。特屈义父来此，稍酬旧日之恩。此间虽不能如义父意，尚可略尽心力，愿义父勿弃。”老儒曰：“姑姑长成如此，老夫亦甚慰，当日葬若父，不过略尽绵力，亦复何恩，且老夫晚年颇好淡泊，厌弃纷华，姑姑意良厚，其如老夫福薄何？亦既来此，小住数日，即当返里。”丽人殷勤挽驾曰：“必相处数年，以尽报施之谊，幸勿固执。”老儒仍逊让未允。丽人曰：“义父倦矣，姑尝酒食，然后安眠何如？”旋出酒馔极丰腆，丽人亲执壶劝酬。酒罢，命侍儿二人敷寝具，老儒麾却之，改命童仆。及明旦，仆传命相公请燕见。老儒入，和相方倚绣囊坐，离席款接，礼数颇殷，老儒长揖而已。和相笑谈甚洽，称老儒为丈，

问讯南中风俗，语多滑稽，老儒偃蹇不甚致答。旋和命幕僚伴谈宴，自起去。于是流连约旬余，每朝及午，丽人必来问安否，及晚，则和相邀入清谈。老儒诫丽人，冰山不可恃，宜自为计。丽人拜受之，且言已有所蓄数千金，托老儒于南中购地筑室，为菟裘计。老儒初不允，丽人泣曰：“义父忍令儿供人鱼肉耶？”老儒乃勉受。丽人更于所托外厚赠之，和相别有所赐极丰，先后计三万金。老儒欲辞谢，丽人曰：“否否！彼等视如土芥耳，不受则亦为仆役所干没，且义父取以施与贫穷者，受惠殊多，胡介介不为耶？”老儒乃归。抵杭，伪言和相以重金托彼创慈善事业，乃集乡之仁厚长者，规划进行，为设养老院、育婴堂，复置义庄，老儒竟不私一钱也。其妻亦仅知为公家钱，不敢攫取，惟怨老儒之胡不中饱而已。无何，和相败，老儒以无名挂党籍，且受赐事无佐证，乡里感其厚恩，无攻讦者，卒免于祸。未几，有妓来西子湖边，云访亲，或劝之嫁，不允。问所访者，即老儒姓名也。辗转得之，老儒喜甚，乃为之画育婴堂后院居之，布置一切，及料量婢媪，颇极完备，以其享用豪奢成习惯也。女尽却之，曰：“吾将长斋绣佛以终，何用此纷纷为？”遂布衣蔬食，一媪伴朝夕而已。出囊中金，犹千余，悉以捐助两院，且访父母之墓道，为之封树，并立后以奉宗祀。或劝之嫁，掉首曰：“吾本无为和相守节意，但人生如朝露，吾视世上荣枯，伤心已极，业已勘破，何必复入魔障中耶？”卒不嫁。老儒没后，助之丧葬，事毕，亦感疾坐

化。所立嗣子葬之孤山之麓，名人颇题咏焉。死时年未三十也。

珣贪婪索贿，不可纪极。凡外省疆吏，苟无苞苴供奉者，罕能久于其位。王亶望者，卒以赃败得重罪者也。盖珣之欺弄高宗，实有操纵盈朒之术，大抵择贿赂之最重者，骤与高位，高宗固知之，及其入金既夥，贪声亦日著，则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查抄逮治，法令森严，高宗已默许之。而其他之贪官墨吏，期限未至者，听其狼藉，未至，不过问也。综而计之，每逾三岁，必有一次雷厉风行之大赃案出现，此虽高宗之作用，实和珣之揣摩工巧，适合上意也。王亶望抚浙时，以和相第一宠人著称，其势炙手可热，而每岁之炭敬冰敬，以及一切孝敬等陋规，总数约在三十万金以上，而此外之珍奇玩好，暗幕中馈遗之物不与焉。尝有一家人某者，衔和相命至杭购衣饰脂粉之属，为群姬助妆。王闻之，出郊迎迓，设馆于湖堞，穷极华美，虽星使贲临，无其张皇也。家人闻苏杭多佳丽，讽王抚欲一扩眼界。王乃命人遍召五百里内之乐籍中人，萃为群花大会，即西湖上设宴，丝竹嗷嘈，灯光彻夜，并延播绅人士，为之助兴。清流自好者，掉首而唾，相诫不出清波门。比其去，众清流约楔除雅集，作诗文为湖雪耻者三日。顾当时声势，倾动闾里，王抚实恬不知羞也。家人濒去，乃取所最爱之一妓，及王抚借某绅家所用之陈设，席卷而行。王抚无如何，为之偿银万余，先后所费，几五万金矣。未几，赃

狱起，查封其产，殆百万金。或曰，王本富有，其中非尽贪囊也。然因媚和故，并丧其固有之资，亦可谓随珠弹雀，得不偿失矣。

又有李国泰者，亦和党，事略与王同，而赃额益可惊，盖在千万以上焉。先是国泰本一巨贾腹子，生长金银气中，几于一物不知。偶过维扬，跌宕于花酒丛中，挥金如土。忽有一客与之投契，朝夕过从。会漕督过扬，车骑甚盛，两人纵观之，国泰啧啧称道，艳羨不已。客曰：“此何足异，十万金即可购得耳。”国泰惊曰：“大官可购而得乎？”客曰：“可。且区区能为君营干。”国泰曰：“信乎？”客曰：“奈何不信，子第偕我往京师，见一贵人，不出三月，位至道宪矣。”国泰鼓掌曰：“此亦大便宜事，愿君勿相戏。”客誓以天日。国泰遂至家，取三十万金，辇而北，与客偕行，抵京，果相将入府第，拜谒相公。盖客即和家人之弟，实私受委托，在外招徕者，而所见者确为和珅也。国泰犹恐受欺，客乃约置金某店中，得官后始约取，国泰唯唯。未几，果以道宪发江南，国泰不谙官场仪饰，几至决裂，旋以和相私人，乃勉与以督粮遗缺。未几，复以罪误挂弹章，卒借孔方之力和事，得以免议处分。和相知江南事繁，恐不相宜，乃调往山左。山左事简，国泰亦渐娴吏事，遂由粮道三载即至巡抚。是时和相府中，内外俱受国泰赂遗。作宦三年，百万之产，垂垂尽矣。乃思大行敲剥，以赔偿此损失，因是贪声狼籍。和颇有所闻。御史摭拾入参章，语侵及和相，

高宗使和自检举，和乃遣使覘国泰，且言能以百万金入京，遍赂朝右者，得免职无罪，再图后效，盖试其家业之有无也。无何，国泰家内，已苦破产，而宦囊所获，仅二十余万金，亲友告贷及一切搜括，止得百万之半，使者复命，和知其已不济，乃请旨查办。于是国泰遂以查抄押比入狱矣。自知不免，乃仰药于狱中。



## 香厂惊艳

香厂，在前清时为贵游消遣之地。每遇时节，百货骈罗，车马杂沓，不啻今日之中央公园等处也。相传拳乱以前，此区尤擅名胜，贵胄眷属，辄徜徉流连其间，游人平视，亦所不禁。嘉道时，龚定庵与太清西林春之艳事，即发生于此处。都门故老尚能言之凿凿。先是定庵以奇才名噪辇下，所至争为倒屣，而满旗豪族稍知风雅者，无不钦慕延致。贝勒奕绘，号大素，宗室荣恪郡王之子。好文学，延宾客，有八旗才子之目。少年豪贵，风致翩翩，曾管御书处及武英殿修书处事，以故目录之学，亦颇博洽。闻定庵名，延之上座。而贝勒有侧福晋，才色双绝，本汉人顾姓，原籍吴门，以故婉妙清丽，在贵族中实罕俦者。贝勒嬖之甚，福晋死，遂不复立福晋，顾氏宠专房，名之曰“太清西林春”。常与贝勒并辔出游，见者啧啧，惊为神仙，定庵亦闻之熟矣。方贝勒之招致定庵也，正管理宗人府，乃立授以宗人府主事。定庵以位卑，颇怏怏，且憾不

得见西林春，恒独游香厂，冀有所遇。一日，贝勒与西林春并游香厂，定庵适先在，因起迎之。贝勒以定庵名士，待之不拘礼数，乃为介绍见西林春，且指定庵谓之曰：“此东南名士也。”西林春亦以礼答之。遂相与纵谈，论诗词，上下古今，清言娓娓，久之乃散。自是贝勒益亲定庵，待以入幕之宾，每出入邸第，如家人礼，恒与西林春相见，通款曲，诗词相倡和，推敲激赏，几忘形迹，至于耳鬓厮磨，所不暇顾，即贝勒见之，亦不以为忤也。西林春好著白衣，丰致韵绝，如罗浮仙子。定庵偶得佳句，必往质贝勒，或有他事，西林春辄出迎迓，纵谈或至移晷。定庵杂诗有“一骑传笺朱邸晚，临行递与缟衣人”之句，盖纪实也。后贝勒与西林春游西山，雪中并辔，定庵先于某所待之，见西林春作内家妆，披红斗篷，于马上拨琵琶，手白如玉，不觉狂喜曰：“此王媪重生也。”跃起几坠马。从者为之失色。贝勒闻之，殊不生怒，且笑曰：“狂生故态，亦可怜矣。”后有忌定庵者，造作蜚语，渐播秽声，言官欲列以上闻，贝勒惧，乃始令西林春检束，遂疏定庵。定庵益佗傿，旋归至扬州，悦妓灵箫，欲娶之。灵箫故有眷者，力不如定庵，恐为所夺，乃给灵箫以恫喝语，令绝定庵。灵箫实狡恶女子，定庵不知也，时往申夙约，灵箫厌之，竟饮以酖，一夕物化，灵箫与所欢遁去。后贝勒知之，嘱大吏穷治其事，灵箫卒置法。贝勒有《明善堂主人集》，西林春有《天游阁集》。又贝勒所作词名《西山樵唱》，太清词名《东海渔歌》，亦一代文苑佳话也。

## 礼部堂议和

英法联军攻入白河，焚烧圆明园，咸丰帝出狩热河，斯时，清之宗社，盖岌岌矣。当时不识外情者，咸谓即不如辽金之割据燕云，亦必如宋明之割地输币。斯时，恭亲王为京都留守，召六部九卿大会议，惟某侍御稍知外情，抗言夷多以权利之得失为胜负，战而胜，则负者弱者赔偿其军费，即可议和，占领之土地，不妨让还。盖其权利既获，即战事终结，不必割据其土地，臣妾其人民也。今与议和，但注意金额而已，其他可毋惧也。大僚中，或有以城下之盟为大辱，鼓吹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之义，必欲与洋人背城借一，虽亡国犹荣者。侍御面斥之，谓为彼一时，此一时，书生误国，乃欲以君父为孤注耶？且京都破即国亡，此非大一统之义，今英法夷远涉重洋，其势必不能守，其不覬觐我国土也甚明。今东南多故，国力疲敝，万不可再构衅端，兵连祸结，宜速以赔偿军

费归束，然后徐图自强之策，凡鼓吹复战，执己见而不惜以国命为孤注者，可斩也。时恭亲王为军机领袖兼和议大臣，乃独主侍御议，飞报热河行在。得旨以“便宜行事”，于是和约始开谈判。先拟在先农坛，嗣某大臣以为夷人无信，当示之以礼，遂在礼部堂。是日，英人颇肯就绪，而巴夏礼倔强不逊，两造几致决裂。王大臣等欲退，巴夏礼等复侮辱之，乃从某侍郎言，命卫兵突袭击巴夏礼，执而缚之，送刑部狱。于是英法军大讪，复肆纵掠，要求释巴。会津沽有法艇入口，守者开炮攻击，又复恶战，我兵大败，英法兵继至。恭亲王无奈，乃奏请释巴夏礼，许之。巴既出，仍倔强不受命，某侍郎大言曰：“是可斩也，设夷人诘责，臣请以十万横磨与之搏死战，必可得志。”群臣稍明时事者，多心知其非，或一笑置之。

## 林夫人书

沈文肃公葆楨之夫人林氏，为文忠公则徐之女，英明有才干，当世咸称之。当文肃守广信时，贼围广信急，文肃往河口筹饷，夫人困守危城，乃作书乞援于饶延选。此书传诵一时，兹录其全稿，云：将军漳江战绩，啧啧人口，里曲妇孺，莫不知有饶公矣，此将军以援师得名于天下者也。此间太守，闻吉安失守之信，预备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筹饷招募，恐为时已迫，招募无及，纵仓猝得募，恐反驱市人而使战，尤所难也。顷来探报，知贵溪又于昨日不守，人心惶惶，吏民商贾，迁徙一空，署中童仆，纷纷告去。死守之义，不足以责此辈，只得听之，氏则倚剑与并为命而已。太守明早归郡，夫妇二人荷国厚恩，不得借手以报，徒死负咎。将军闻之，能无心恻乎？将军以浙军驻玉山，固浙防也，广信为玉山屏障，贼得广信，乘胜以抵玉山，孙吴不能为谋，贲育不能为守，衢、严一

带,恐不可问。全广信即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而后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将军也。先宫保文忠公奉诏出师,中道赍志,至今以为深痛,今得死此,为厉杀贼,在天之灵,实式凭之。乡间士民,不喻其心,以輿来迎,赴封禁山避贼,指剑与井示之,皆泣而去。明晨太守得饷,归后当再专牒奉迓,得拔队确音,当执爨以犒前部,敢对使百拜,为七邑生灵请命。昔睢阳婴城,许远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铁石,与将军不吝与同传者也。否则贺兰之师,千秋同恨,惟将军择利而行之。刺血陈书,愿闻明命。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圆明园修复议

圆明园自雍正以迄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一炬之前，皆为每岁春秋驻蹕之所。盖园中颐养适宜，且礼节稍疏阔，故历代帝王以为便也。惟承宣内阁诸臣，奔走较劳，在专制时代，奉一姓之尊，分所宜尔，不敢言其不便。若为国事言，则劳精疲神于趋媚之地，其妨害孰有过于此者。园去城远在四十里外，阁员奉事者，夜半即起，乘骑达园，鸡犹未鸣耳。阁臣省其事具奏，奉谕毕，阁员驰回城，日尚未午。每日如是，亦可谓不惮烦矣。而在天子则以园居为逸乐，较宫中复异，至咸丰朝而尤甚。盖文宗声色之好，本突过前朝，感宫中不便，乃益园居。故事，恒至三四月始莅园，八月往木兰秋狩，即行回宫。文宗则甫过新年，即诏园居，秋狩后尚须返园，至十月始还宫，或竟不往秋狩，其好园居若此。后乃知其用意固别有在也。初文宗厌宫禁之严守祖制，不得纵情声色，乃托言因



疾颐养，多延园居时日，偏〔遍〕征秀女之能汉语及知汉人俗尚妆饰者，得那拉后于桐阴深处，盖后固能唱吴歆及习俗吴下衣饰者也。后父曾官广东，又居芜湖，以故知南中习尚。文宗宠之，旋生皇子。既而文宗意后终系满人，不称其意。某大臣阴察之，乃以重金购苏浙妙丽女子数十人来京，欲置诸宫禁，大违祖制（清入关之初，顺治之母，固〔因〕世祖春秋未壮，恐他日惑于女色，因于宫门外竖一铁牌，文曰：“敢以小脚女子入此门者斩。”）。时文宗适园居，大臣乃密奏其谋，托言天下多事，圆明园地在郊外，禁御间夜微宜加严密。内侍既不敷用，且亲近左右，恐不能周至，今雇民间妇女入内，以备打更，巡逻寝室四周，更番为役。文宗旨允之，此数十女子始得入内。每夕以三人轮直寝宫外，人执梆铃一，入夜则于宫侧击之，文宗因召入，随意幸焉。其后选尤佳丽称旨者，加以位号，即世所称四春者是也。四春既专宠，那拉后方居一家春，妒恨无所不至，顾卒以文宗不喜后，且无权，不能有所作为，但日夜伺上间隙，欲借以倾四春而已。文宗春秋方富，遽遘疾不起，良有由也。

那拉后久居园中，且无宠，因日习书画以自娱，故后能草书，又能画兰竹，皆此失宠时之成绩也。后所居有绿天深处，景最幽秀，后甚爱之，常言他日吾必久居于此，以娱暮年。左右侍从，莫不知后之意也。顾切齿于四春，因帝宠无如何，乃取其失宠者鱼肉之以泄愤。有吴中女子不得幸，退居某内侍